

【警察手记】

## 我第一次参加审案子，

李贺

1987年初秋,19岁的我从警校毕业分配到派出所工作。记得报到那天,在派出所的大北屋,我穿一身崭新的警服和大家见面,同志们高兴地边打量我边议论着什么。一头花白头发的教导员带着浓厚的鲁西南口音说道:“今年咱所里分来一个大学生,还是个姑娘,这是个大喜事!”一阵掌声让我不知所措,我连忙站起来鞠躬致谢。我打量着所里的十几位同志,除了户籍警范姐姐,其余都是男的啊,老中青都有。这时,身材略胖的所长说话了:“感谢分局把小李分给咱所,以后再有强奸案子,咱不用去刑警队借女同志了。刚才我看了小李的总结,不愧是大学生,字写得不错,以后审案子记材料的工作少不了你啊!”说实在的,我没太听懂所长讲的是啥意思,但还是站起来响亮地回答:“是!”一下子把大家逗乐了,大家笑声一片,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投入到日常工作中,派出所就像一个大家庭,工作氛围融洽,紧张有趣,我也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

一天早晨,我刚到所里,所长就急忙把我叫到他办公室,说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我完成,还问我有没有信心完成好。“保证完成任务!”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,所长听到这回答很高兴,立马带我走进审讯室。

审讯室不大,很简陋。治安警任哥正坐在审讯桌前。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,20岁出头的样子,她头发凌乱,脸

上有泪痕,默默地低着头坐在那里,一声不吭。

见我进来,任哥示意我坐在他身边,拿出一沓材料纸和笔放在我面前,问道:“在学校学过记材料吗?”我点点头。他说,这是一起强奸案,今天是询问受害人,我怎么问你怎么记,不能有一点儿偏差,明白吗?我又点点头。直到这时,我才真正明白所长在我报到那天所说的话,询问女受害人时必须要有女警察参加,我的到来解决了所里女警不足的难题,所里当然高兴。

询问工作开始了。任哥清清爽爽,按程序逐步询问,姓名、年龄、家庭住址、工作单位、和犯罪嫌疑人认识的过程等等,女受害人声音不大,但也能听清楚。我认真记录下他们对话的每一个字。接下来是受害人遭强奸的细节了,任哥语速放缓,有时一句话还要再重复一遍,我知道,这是让受害人更清晰地回忆案犯的作案过程,我也更加认真地记录,生怕漏掉一个字。询问中了解到,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是同事关系,犯罪嫌疑人想和受害人谈恋爱,受害人不同意,他就利用受害人家下夜班的时间尾随受害人,在环城公园附近将受害人强奸。

“你前天晚上夜班是几点?”

“12点多一点。”

“走到环城公园是几点?”

“12点20分左右。”

“你一直没有发现后面有人跟随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后来是怎么发现的?”

“我骑自行车在环城公园处拐弯,他突然用自行车别在我面前,我才发现。”

“把之后的情况详细讲一下。”

“我问他想干吗,他说到里面再说。”

“里面是指哪里?”

“环城公园里面的小树林。”

“你跟他进去了?”

“他用手逼着我,我不敢不进。”

“进去之后都干了什么?”

“他问我为什么不同意和他谈朋友,我说不合适。他听到后突然把我抱住,然后解我上衣的扣子。”

“先解的哪个扣子?”

“他手忙脚乱的没有顺序,下面的两个扣子是拽下来的。”

“然后又干什么?”

“然后,他……”

受害人声音越来越小,小得几乎听不见了,她双手抱着头低下去……

“他又干了什么?”任哥似乎没有受任何影响,继续问道。

“他扯下我的胸罩,把我摺在地上。”

“然后呢?”

听到这里,我忽然感觉脸上像发烧一样,没多想,站起来扔下手里的笔夺门而出。还没走远,我听到身后任哥的话:你给我站住!

在派出所院里的石榴树下,任哥叫住了我。我低着头站在那里,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“记着材料为何跑出来?”任

哥的话里带着严厉。我没吭气。他继续问道:“是不是听到强奸的细节不好意思?”

“犯罪嫌疑人不是有口供了吗,你干吗还要问这么清楚?多难为情……”我也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不满。

“我今天必须给你上上课,看来你还没把自己真正当成警察。我告诉你,你从穿上警服的那天起就是一名警察,今天你在审讯室里,行使的是警察的权力,你要仔细认真了解、记录受害人提供的每一个细节,为今后的量刑提供准确的依据。犯罪嫌疑人是有供词,但那是一面之词,犯罪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和受害人提供的吻合,有一丝出入都不行,这个道理都不明白,你在警校是怎么学的?!”任哥的声音不大,但句句让我感到羞愧。“给你3分钟想想,是继续跟我进去记材料还是我找所长换人?”

“不用换人,我继续参加询问。”我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这就对了。我也知道你们女孩子第一次参加审案子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,理解理解,克服一下就好了。”任哥的脸上有了笑容,我跟他重新走进审讯室。

一上午的询问中我再也没有出现情绪波动,询问工作如期完成,我也因为材料记录清晰、字迹工整得到领导的表扬。

“从穿上警服的那天起就是一名警察!”这是29年前在派出所的石榴树下,任哥对我说过的话。也许他早忘记了,但我记住了,记了一辈子。



是战场转移到屋子里去。每天吃完晚饭,母亲都会将一个盆放在屋子里,将她已经搓出一道“玉米沟”便于剥的玉米棒丢在我们面前。于是房间里便只剩下噼里啪啦玉米粒打在盆上的声音。没有电视,收音机也没有节目,唯一的娱乐,就是一家人天南海北地闲扯。母亲总是抱怨钱不够花,让我和姐姐在学习上节约一点。父亲也会跟着附和几句,但很快他就厌烦了这样的老娘儿们的烦恼,开始转移话题,比如考我和姐姐做算术题。

这样的考试,很容易带来危险。我知道一斤玉米值多少钱,我也知道一斤玉米能换多少油条或者馒头,可是,我却无法像父亲要求的那样,准确快速地算出五十麻袋玉米能变成多少件衣服或者多少斤大饼。我像一个伟大的数学家那样,支着下巴,紧皱眉头,苦思冥想,但我并没有天才们的好命,可以灵感顿开,得到想要的结果。那些奇怪的数字总是离我

很远,好像我天生跟它们无缘。我不明白父亲怎么就对玉米换油条的事情那么有兴趣?难道他从小也没有吃够油条,所以才加倍地将这种欲望放置在数学一塌糊涂的我的身上?还有母亲,明明没有文化,却也一起考我。她不钟情于吃,所以她的考题永远都是关于针头线脑的,比如一斤黄豆能买多少尺粗布,一尺粗布能做几个书包?还有,十个鸡蛋值多少钱,如果换顶针,能换几个呢?

我觉得那个时候父亲一定把我当成了全知全能的神仙,恨不能将所有对于生活的热望,都通过我来实现。如果我回答得准确,他们会满意地丢给我一个玉米棒,让我离开纸笔,继续干活。偶尔还会由此扯开话题,谈及针线的价格或者粗布质量的好坏。但大部分时候,我没有这样的好运,我总是会被父亲的一声大喝给吓得魂飞魄散,继而吃父亲的一个巴掌。但这样也没有结束呢,父亲会派姐姐来监督我,让我继续算那永远跟我不肯亲密的结果。我坐在那里,憋得快尿裤子了,只好可怜巴巴地求助姐姐,快将那

个要命的结果告诉我吧,如果她能帮我一把,我以后一定给她买几斤油条吃,不,哪怕一屋子的、一天井的油条也可以。

每次,等到我饿得眼冒金花的时候,吃完了饭的父母才会想起我的存在,一声恨铁不成钢的抱怨后,终于肯将我解放出牢笼。那时我总是脑子晕乎乎的,想,秋天快快结束了吧,这样,等漫长的冬天来了,玉米都剥完卖掉换成钱了,或者变成了玉米面,做成了“咸糊涂”(玉米粥),父母便再也不会无边无沿地给我出算术题了。

可是,秋天太长了啊!除了玉米,还有大豆、棉花、地瓜、芝麻。地里总有收割不完的庄稼。我也总有千百个理由被因收割而疲惫不堪的父母苛责。我很想找一个人,问一问他们那里的秋天,除了收获庄稼,也要收获巴掌吗?但我永远都是那个孤独的长不大的小孩,行走在秋天的田垄里,捡拾着棉花、稻谷,啃咬着微甜的地瓜,想着什么时候秋收能够结束,大雪覆盖了整个的田野,一切都寂静下来,而劳累的父母,也终于会有大把的时间,可以睡下了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孤独的秋天

安宁

玉米剥完皮的时候,父母会将它们编在一起,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梧桐树枝上。那黄的、红的玉米,让已经开始落叶的梧桐树看起来喜气洋洋的。当然,哪天那玉米叶被雨水给浸泡得朽了烂了,又被麻雀一啄,忽然间折断下来,砸了脑袋,父母就会发了愁,想着要赶紧弄到平房上去晾干了,剥下玉米粒来,卖了换钱。

于是全家总动员,又开始了无休无止地剥玉米粒的浩大工程。有钱的人会买一个剥玉米的小机器,将玉米棒扔进去,就自己给剥完了。可是父母也只是聊起时羡慕一下,又让全家埋头一起剥玉米粒了。天已经很凉了,于

私底下,备不住牛气得很,甚至“非我莫属”的感觉占据了大脑皮层也说不定。哪怕入了《世界名人录》,上了《XX大词典》,对外宣称是“忝列”,其实正暗自得意。既然入了,上了,就说明我够条件了,我达到标准了,嘴上“忝列其间”,内心是“甜列其间”。

更有甚者,“忝列”有时还能无中生有。日前接到某作家寄来的大作,书封上有作者简介。此人写道:“忝列某某大报专栏作家”,这就有点恬不知耻了。他与我都在这家报纸发过几篇文章,因为副刊都设有专栏,编辑将文章编发到某个专栏里,此人便自命为“专栏作家”,其实是没影儿的事。

将“忝列”一词使用得名符其实,光彩夺目的,是开国大将许光达。1955年,军队评衔,时年47岁的

许光达被评为大将,在十大大将中最为年轻。然而,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“忝列”大将序列后,几次三番给毛泽东主席等军委领导写信,强烈要求降衔。他说:“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。高兴之余,惶惶难安。我扪心自问:论德、才、资、功,我佩戴四星,心安神静吗……对中国革命贡献,实事求是地说,是微不足道的。不要说同大将们比,心中有愧,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,也自愧不如……我诚恳、慎重地向主席、各位副主席申请:授我上将衔。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。”毛泽东对许光达这种主动要求降衔的行为颇为赞赏:“不简单哪,金钱、地位和荣耀,最容易看出一个人,古来如此!”然而中央军委最后仍然授予了许光达大将军衔。十年之后,解放军取消军衔制,同时

规定元帅为行政三级,大将行政四级,上将行政五级。许光达再次诚恳地向中央提出,自己为行政五级。就这样,他成为唯一一个行政五级的上将。

“忝列”,表面看来,只是一种谦虚,实则硬杠杠,有具体标准。达到条件,“忝列”自然水到渠成;不够条件,“忝列”就成了勉为其难。

怎样避免名不符实的“忝列”呢?我出一个主意,就是夜深人静之时净手焚香,反躬自省,将所获得的职位或荣誉,把“忝”换成“我”试试,比如“忝为人师”换成“我为人师”,“忝居首席”换成“我居首席”,“忝为X长”换成“我为X长”……如果确实“心安神静”,不愧不怍,那么,你就可以释然且欣然地宣称“忝列……”了,别人估计不会多说什么。

【观世相】

## 说『忝列』

孙贵领